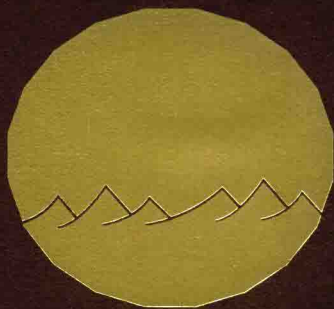


書 題

彷徨



海峽出版

鲁迅创作五种

鲁 迅

彷徨

鲁迅博物馆 编校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彷徨 / 鲁迅著; 鲁迅博物馆编校. —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15.3

(在读文库. 鲁迅创作五种)

ISBN 978-7-5350-5952-9

I. ①彷… II. ①鲁… ②鲁… III. ①鲁迅小说—小说集 IV. ①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1434号

出版人	黄天奇	美术编辑	刘瑾	装帧设计	张胜
出版策划	生生书房	责任校对	李红彦	排版制作	从文工作室
出版统筹	胡宣峰	责任印制	邢宏洲		
责任编辑	王纪东	责任发行	贾伍民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郑州市北林路16号 邮编: 450008)

发行热线 0371-657345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32开(787毫米×1092毫米)

印 张 6.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4.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彷徨》，第二本小说集。收1924年—1925年后所作小说11篇。1926年8月，北平（北京）北新书局初版，32开道林纸毛边本。陶元庆设计封面。

“在读文库”发刊词

今日之世界，数字技术正在引发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多媒体出版正在打破传统出版格局，在全盘数字化的浪潮中，传统出版面临新的选择。

超速繁盛的信息化、技术化和商业化，正在使这个时代变成冰冷的荒漠，琐屑信息泛滥，出版物粗制滥造。

中国这艘巨轮正在驶出“历史三峡”。培育现代中国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人文素养和审美趣味，出版人该如何担负自己的责任？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致忘记了为何要出发。当此时代，我们决意回到原点，回到出版的内容和形式本体，刊行“在读文库”。

以温润的情怀、开放的视野、理性的眼光，重新检讨

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对经典做恰切精当的别择、科学合理的编辑、审慎精严的校订、精良合度的印装，为普通读者提供朴素典雅、亲切有味的读本。

文库收录古今中西人文艺术类著作，分为“经典重温”和“在读新书”两个序列。

“重温”（Reclassic）：所选皆为大家经典，藉由版本的升级再造，激活其内在光华，唤醒国民对经典的温情和敬意。

“新书”（Classicing）：旨在发掘当代作家、艺术家、学人的原创作品，储备经典资源。

我们冀望“在读文库”像伊卡洛斯（Icarus）般，飞越时代的迷宫，为明日之世界挟带些许文化基因和文明密码，在新时代的技术文明里，复活人类与万物生机盎然的容姿。新人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我们期待手中的文明炬火，吸引更多的同行者。

海燕出版社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弟兄.....158

离婚.....173

关于《彷徨》187

1. 附刊

2. 附刊

3. 附刊

4. 附刊

5. 附刊

6. 附刊

7. 附刊

8. 附刊

9. 附刊

10. 附刊

11. 附刊

祝福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

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壽”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

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

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